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十四

經部十四

書類存目二

書經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於經義罕所攷定惟推尋文句以意說之往往穿鑿杜撰如解堯典湯湯洪水方割云湯湯如湯滚沸一般據解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曰載字下得極妙天下事重且大矣帝王以一身擔當負荷如車

載者然可謂游談無根矣

書帷別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所著尚書日記十六卷說者稱其該洽已著於錄此書則為科舉而作曰別記者所以別於日記也書前舊有萬歷甲申自序見朱彝尊經義攷此本不載葢偶失之

尚書要旨三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王肯堂撰肯堂字宇泰金壇人樵之子也萬歷己丑進士官至福建布政司參政事迹附見明史

樵傳是書承樵所撰尚書別記抄撮緒言敷衍其說以備時文之用其經文較講義低二格每節惟書首尾二句亦如時文之式

尚書辨解十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郝敬撰敬有周易正解已著錄是編前八卷解伏書二十八篇後二篇辨孔書故名曰辨解其解周公居東爲就管叔以兄弟之義感之解罪人斯得爲成王與太公召公誅管叔而周公不與聞他若周公稱成王爲孺子爲國史代周公之辭非周

公曰出其說多與先儒異𦙍葢敬之解經率憑臆度亦不但此書爲然也

禹貢備遺增註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胡瓚撰其曾孫宗緒增註瓚字伯玉桐城人萬歷己丑進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參政宗緒字襲參雍正庚戌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是書先發明禹貢書法別爲卷首自禹敷土至西戎卽敘爲一卷導岍及岐以下爲一卷依經附註多遵蔡氏集傳宗緒增註則間引蔡傳原文以証其同異如謂淄

水入海不入濟考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杜預註云出泰山梁父縣北此乃淄汶鄭樵誤會其文遂據此謂濰淄之淄爲入汶不入海固爲牽合蔡傳云淄水東入濟亦不知通淄濟之間乃漢時事有河渠書可証也禹貢之淄出益都縣東南岳陽山歷今臨淄博興樂安至壽光縣北由淸水泊入海水道顯然此糾正之得實者也至謂汾水西流則從蔡傳攷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流與東西溫谿合以

今地輿考之自汶陽至臨汾縣東皆南流自此而南西流經曲沃縣所謂故絳也由曲沃至河津滎河諸縣則皆西流蔡傳未爲明晰如是之類尚未盡正也

書傳會衷十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曹學佺撰學佺有易經通論已著錄是書自一卷堯典至六卷召誥題曰書傳會衷七卷洛誥以下則題曰書傳折衷篇帙相連而兩名互見莫喻其故今姑從其前名以歸畫一其說多沿襲舊文

閒自立議則又多舛誤如四岳舊說以爲四人學

佺則以爲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不知下文僉

曰爲衆應之辭也其以三江爲松江婁江東江九

江爲洞庭則皆取舊說之難信者洪範之六三德

不取鄭康成臣道之說而用孔傳亦失於決擇也

虞書箋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瑞徵字伯符歸安人萬歷辛丑進士

官至南京光祿寺卿解官後自號苕上漁父又稱

澹樸居士此書前有自序言南局多暇讀唐虞論

治之書輒次數語蓋即官光祿時作也考定陵註略瑞徵官職方郎中時欲黜一劇將不遂反爲所搆又御史姚永濟韓浚皆有所請託瑞徵不從遂合力排擠之去其人蓋亦錚錚者而此書所箋大抵敷衍舊說無所發明如解柔遠能邇句云柔字下得最妙解惟時亮天工句云即熙帝載意解天敘有典節云兩我字正與兩天字相應解慎乃在位句云即慎乃有位皆不過隨文敷衍殆閒曹無事姑以遣日本無意於著書而其子漫付剞劂耳

禹貢滙疏十五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茅瑞徵撰其書前冠圖經二卷上卷二十四圖皆鄭曉原本下卷二十四圖則瑞徵所補繪也次以九州為九卷導山導水各一卷而九州攸同至末自為一卷又採摭大禹神怪之事為附錄一卷書作於崇禎壬申多借以抒寫時事故其自序曰讀禹貢者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滄渠之岐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杼軸之空攷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藝之利而

摯要於底慎財賦一語疏解浩繁可一言以蔽之如必句櫛字比銖今圖誌疑古山川此不離經生之耳食何異孔蔡之舊文蓋其志不在於解經也然徵引浩繁而無所斷制動引及天文分野未免泛濫至其附錄一卷盡摭雜家之言侈談靈異則非惟無與於經義亦並無關於時事矣豈說經之體哉

尚書傳翼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鍵撰鍵字實府秀水人是書惟敷衍蔡沈之

說無所異同故曰傳翼大旨主於通俗體例亦全似語錄

尚書晩訂十二卷 編修勵守謙家藏本

明史維堡撰維堡字心傳金壇人萬歷丙辰進士官至工部郎中是書本名尚書集覽後更名晩訂葢取晩年論定之意也大旨以蔡傳為藍本惟攷據典故頗引舊文不盡同於蔡傳葢參用朱子尚書名物度數當看註疏之語也

尚書揆一六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鄒期楨撰期楨字公寧無錫人萬歷中諸生江南通志儒林傳附見吳桂森傳中稱與桂森俱從高攀龍學稱兩素衣先生是書專主蔡傳而雜引諸儒之說以發明之蓋爲科舉而作書成於萬歷丙辰前有高攀龍序又有讀尚書六要其孫陞所述也

尚書葦籥二十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潘士遴撰士遴字叔獻烏程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大理寺寺副是書大意欲囊括漢宋諸儒而

折衷以已見然博引繁稱卮言多而精理少其凡
例高自標置謂從來說經非稽天之射即無病之
呻葦籥指點虛實筆光開洞眞可引人心氣資人
聰明其經如經星之左旋其緯如緯星之右轉無
可增減無可鑽宣烟霞寶氣結爲祥光瑞靄萬古
昧迷一旦葦籥獨見曉焉云云自古以來著述之
家未有誇誕至於如是者其華而不實亦可概見
矣目錄止二十一卷而分編則爲五十八卷蓋以
篇數爲子卷也

書經集意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萬嗣達撰嗣達字孝仲潯陽人其履貫無可考自序稱天啟壬戌書於陪京序中謂雲曹簡靜蓋官南京刑部時所作書中分節講論罕逢奥義至禹貢內雜引明代漕輓東壩諸事以便答策尤非解經之體矣

禹貢圖註　無卷數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艾南英撰南英字千子東鄉人天啟甲子舉人朱聿鍵僭號於福建以為監察御史病卒於延平

事蹟具明史文苑傳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則以
爲殉節自經傳聞異詞莫之詳也是編以禹貢九
州分繪九圖列於各州經文之前又繪五服圖列
於五百里甸服一節之前後附輿地總圖據明代
郡縣紀其大畧採錄蔡註之簡明者爲內註有不
可廢者仍錄爲外註其圖與注俱頗簡畧無所考
證南英自序亦稱爲便於童蒙記誦云

禹貢合註五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夏允彝撰允彝字彝仲華亭人崇禎丁丑進士

官長樂縣知縣遭母憂歸福王時召爲吏部主事以終制辭南都失守投水死事迹附見明史陳子龍傳是書多託合時務指言得失又雜取水經注及諸家小說旁載山水形狀及諸奇異似乎博贍實於經義無關也

讀尚書畧記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讀易畧記已著錄此書力辨攻古文者之非殊失深考其所註釋亦不過隨文敷衍在所作諸經畧記之中獨爲最下

書繹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楊文彩撰文彩字治文寧都人是編冠以指畧十六條先儒論二十一條四十二篇亡書目次汲冢周書篇名其餘卷次一如蔡傳文彩崇信古文其詮或如策論或如語錄或如時文批語無復先儒詁經之體前有其門人魏禧序推尊甚至文彩自序亦謂與門人魏叔子共處一室相與揚推正謬薙繁義有未盡復著為論以補所未逮是書之成其功為多然禧工於文章而學問則多講權畧

解經亦非所長也

禹貢廣覽三卷　浙江吳玉墀家藏本

明許胥臣撰胥臣錢塘人茲編首載九州總圖次以九州各爲一圖而經文分附於後又以導山導水南條北條分析爲圖亦各以經文附焉至九州攸同及五百里甸服諸條又分山水總敘及弼服諸名體例頗爲詳悉而經文下所引諸家註釋則粗明訓詁未足爲考証之資也

尚書講義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蔡璋撰璋字達夫無錫人是書順文敷衍無所發明其開卷釋曰若若字作設問之如字解則大畧可睹矣書凡兩冊爲明季寫本當時朱墨標識猶存疑即璋之原稿云

尚書解意六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明李楨扆撰楨扆字華麓任邱人是編不甚訓詁名物亦不甚闡發義理惟尋繹語意標舉章旨節旨務使明白易曉而止蓋專爲初學而設故名以解意云

禹貢通解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樵李邵璜撰不著時代前有寶坻杜立德序當爲

國朝人而其圖中稱北直隷稱承天府皆明人語疑序爲立德未入

國朝以前作也立德之序頗斥據後代地理以疑蔡傳之非乃併河源之說亦指爲不近理而璜之所註乃與蔡傳多有異同其循傳發揮者謂之通解其不從傳者謂之辨與每州之首及導山導水各

列爲圖自云多本之鄭曉夏允彝然其青州圖下
即駁允彝之說亦不盡用二家也是書頗有意於
攷正而所學未博引據疏畧視胡渭諸家不止上
下牀之別矣

尚書集解二十卷 直隸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承澤號退谷山東益都人世隸上林
苑籍故自稱曰北平前明崇禎辛未進士官兵科
給事中李自成僭位受僞職爲四川防禦使入
國朝官至吏部侍郞平生以尊崇朱子得名而是書

篤信古文與朱子獨異所解自蔡沈集傳外多採呂祖謙書說金履祥表注許謙叢說而力斥馬融鄭康成蓋欲尊宋學故不得不抑漢儒然宋儒解經惟易詩春秋掊擊漢學其尚書三禮實不甚異同承澤堅持門戶又併排斥之耳然千古之是非曷可掩也

九州山水考三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承澤撰取禹貢所載山水使分類相從山凡四十有九正導者二十有七雜見者十有六水凡

四十有二正導者九雜見者三十有三附以潛九原隰十冠以水道會同源委皆首標其名而以所合諸水旁行敘貫引以爲絲畧似族譜世系與地圖之例迥殊中多附論時事引明代諸人議論事實以相證佐如水利海運之類與經義多不相關葢借事抒議不專爲注經設也書首標曰格致錄卷而卷字之上缺一字未鐫其子目乃題九州山水考上中下字葢其格致錄中之一種刊而未竣者耳

尚書近指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孫奇逢撰奇逢有讀易大指已著錄是書前有自序以主敬存心爲尚書之綱領其說多標舉此義不甚詮釋經文然蔡沈書集傳序所謂堯舜存此心桀紂亡此心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已先揭大旨不煩重演矣

尚書引義六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夫之撰夫之有尚書稗疏已著錄此復推闡其說多取後世之事糾以經義如論堯典欽明則

以闢王氏良知論舜典元德則以闢老氏元旨論
依永和聲斥宋濂詹同等用九宮填郊廟樂章之
陋論象以典刑攻鍾繇陳羣等言復肉刑之非論
人心道心證釋氏明心見性之誤論聰明明威破
呂不韋月令劉向等五行傳之論論甲冑起戎見
秦漢以後制置之失論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詆朱
陸學術之短論洪範九疇薄蔡氏數學目爲無稽
論周公居東鄙季友避難爲無據議論馳騁頗根
理要至於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及所其無逸等

句從孔傳而非呂蔡亦有依據惟文侯之命以爲與詩錄小弁之意同爲孔子有取於平王至謂高宗諒陰與豐昵同爲不惠於義則其論太創又謂黃帝至帝舜皆以相而紹位古之命相猶後世之建嗣又謂虞夏有百揆商有阿衡皆相也至周則六卿各率其屬周之不置相自文王起此皆臆斷之詞他若論微子去紂恐文王有易置之謀周公營洛亦以安商民反側之心則益涉於權術作用不可訓矣

尚書體要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錢肅潤撰肅潤字礎日無錫人是書章分句解止於隨文生義未能有所折衷其訓禹貢九江既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又謂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入海於揚定是江漢爲何又生松江婁江東江出來云云則又主蘇氏岷江爲中江嶓冢爲北江豫章爲南江之說矣又云東湖未築以前江水直注太湖是岷江嶓冢豫章三江未嘗不通震澤也孜江水雖入海於揚然自古未與震澤通若

如是說則京口以東皆成巨浸矣殊爲無據惟其辨九江有三頗爲詳晰差足備考耳

書經疏畧六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是書從註疏本以書序分冠諸篇又從古本合爲一篇列於卷首其次第與孔安國傳及鄭康成所註百篇之序俱互有異同又所載孔安國序於春秋左氏傳句闕其左氏二字解之曰傳附經左曰左傳以人號傳古無此體考左傳或曰左氏或曰左丘漢以來說

者不同總爲人姓沐乃以爲左右之左殊駭視聽

且謂傳以人號古無此體是併漢藝文志亦未見

矣蒸沐著春秋疏畧以左傳爲孔子作故於此書

亦護其說耳所解多襲蔡傳其獨出已見者率多

杜撰如解無逸篇則知小人之依句曰於是知小

民者君子之所依賴以安也豈復成文義乎

古文尚書考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陸隴其撰隴其字稼書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

官嘉定靈壽二縣知縣行取御史乾隆元年從祀

孔子廟庭

賜謚清獻是書原載隴其三魚堂集中曹溶學海類編始摘録别行大旨惟據朱子告輔廣之言以申古文尚書非僞然朱子語録曰書序恐不是孔安國所作只是魏晉時文字又曰孔氏書傳某疑决非安國所註恐是魏晉間人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又曰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嘗疑安國書是假書漢儒訓釋文字有疑則闕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

於灰燼屋壁之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錯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然則朱子辨古文非真不一而足未可據蔡氏所記一條遂謂他弟子所記皆非朱子語也

尚書惜陰錄六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世沐撰世沐有周易惜陰錄已著錄是編乃世沐七十二歲時作其篤信古文猶先儒之舊論至於尊古文而排抑今文則變本而加厲矣其排抑今文惟以不全為詞不思古文五十八篇亦不

足百篇之數也其說皆因蔡傳而衍之往往支離於文外如解蒙羽其藝謂蒙多蒙昧亦要隨刋羽多禽鳥亦必翦除益稷之有勞可知夫益稷佐禹豈必在此二山且以山名一字穿鑿生義然則熊耳必多冬蟄之獸外方必爲中矩之形哉又如解厥貢惟土五色謂徐之東原乃中原正地厥土五色而赤多亦文明天闢孔子雖爲兖產實徐產也斯文之說蓋象地靈是與經義何涉也至謂唐倘無史舜乃設史追書故曰虞書謂舜以諸侯之禮

祀瞽瞍二妣並祔正舜母繼象母二二秩之不紊

大小宗無餘憾故官曰秩宗益不知其所據矣

尙書口義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劉懷志撰懷志字貞儒武强人康熙中左都御史劉謙之父其孫自潔原跋稱爲大司空葢其贈官然未詳何以贈工部尙書也是書於經文之內注小字以貫串之大旨悉遵蔡傳而衍以通俗之文以便童蒙凡蔡傳所謂錯簡者俱移易經文以從之凡蔡傳所謂衍文者則徑從删薙可謂信傳

而不信經矣

禹貢正義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曹爾成撰爾成字得忍無錫人是書成於康熙甲寅據蔡氏集傳爲本或偶出已見又於古無稽如揚之三江則以爲錢塘江有兩源北源爲黟江西源爲且末江併錢塘而爲三梁之沱潛則以爲皆江之別源而非江漢別流其說導水於導河節以東過洛汭爲禹過之以大陸爲去河絕遠禹從洚水取陸路到高平之處下又北接上北過洚水

非自大陸又北於導漾節過三澨至于大別亦爲

禹取陸路從三澨至大別下南入于江接上又東

爲滄浪之水而轉南非自大別而南於導江節過

九江至于東陵爲禹從九江取陸路至東陵下東

迤北接上又東至于澧非自東陵又東於導沇水

節以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濟之正派下至于菏

爲分流南行通泗又東北接又東正派非自菏又

東北其又北東入于海以又北爲分流北出爲沮

而合于濰以東入于海爲正派皆膠滯破碎使文

理不相貫也

舜典補亡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舜典舊無篇首二十八字至梁姚方興始得別本於大航頭以補之其事本屬可疑然相沿已久無可刊削之理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奇齡堅信古文而獨不信二典之分篇遂以爲自月正元日以下乃爲舜典而闕其前半篇遂摭史記以補之夫司馬遷書豈可以補經即用遷書爲補亦何可前半遷書後

半忽援以古經混合爲一奇衺以竄亂古經詆朱子而所爲又加甚焉雖善辨者殆亦難爲之詞矣

尙書義疏 無卷數檢討蕭芝家藏本

國朝蔣家駒撰家駒字千里丹陽人康熙庚午舉人官懷集縣知縣是編亦高頭講章之類抄本綴以圈點其體段皆時文

書經詳說 無卷數河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冉覲祖撰覲祖有易經詳說已著錄是書以蔡傳爲主旁引孔傳孔疏及宋元以下諸家之說以

釋之雖證引頗繁然如六宗三江皆援據諸說而終以蔡傳爲主其有稍異於傳者多削而不錄如文侯之命引孔疏其下注云傳疏多與蔡傳說異故僅錄此又如費誓徂茲淮夷句引孔疏亦必注其下云徂訓往征與蔡傳異葢篤守宋學不肯一字異同者也

禹貢臆參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陸榮撰陸榮有易互已著錄是書於經文之下詳載蔡傳而並錄地理今釋以糾其誤亦間附

已説然頗有攻詰未當者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一條初學記引鄭康成註漢江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山居中爲中江後儒咸主鄭義而陸粲力攻之謂周禮職方於荆州曰其川江漢於揚州曰其川三江若江漢即三江之二又何以一表之於荆又表之於揚也攷職方氏有曰河東曰兗州其川河泲東北曰幽州其川河泲一河泲而既表之於兗又表之於幽陸粲又何以難之耶陸粲又謂職方氏曰其川江漢其浸五湖苟彭蠡可以爲

南江則是一水而分列於川浸蓋主李善司馬貞之注以彭蠡爲五湖之一然虞翻韋昭張勃酈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皆與善及貞註不同則五湖必兼彭蠡尙未可確定亦不得執以駁三江矣

禹貢譜二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澍撰澍字若霖亦或自書爲篛林金壇人康熙壬辰進士歷官給事中是書名著經文於前而附圖於後州爲二圖一言疆界一言貢道導山導

水及山川田賦亦各有圖凡四十圖大抵皆本蔡

傳而參以諸家之說

禹貢解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晏斯盛撰斯盛有楚蒙山房易經解已著錄禹

貢一篇自注疏而外無慮數十百家迨胡渭禹貢

錐指出條分縷晰辨證詳博斯盛是編大槩全取

渭書而變其體例中如渭引水經注漳至斥漳縣

入河斯盛則以漢志斥漳下應劭云漳水出治北

入河葢言漢時漳水在治北其云入河者以下流

至阜城言也漳水逕行鄴東已當入故大河若漢時阜城以上安得有河渭據水經注濟歷琅槐縣故城北淄入馬車瀆逕琅槐故城南故言淄濟各自入海斯盛以漢書甾至博昌入泲師古注云泲音子禮反孔疏引作入海誤也甾入泲不在馬車瀆而在琅槐東之博昌界其辨別亦頗精密至其論碣石據漢志驪成之大碣石山即今昌黎縣北二十里所謂仙人臺天橋柱者不取王橫淪於海中之說又謂河濟相通浮濟自陶丘而西以達于

河周以後滎川道塞至東漢時僅存滎菏澤渚之本源故漢志云軼出滎陽北平地非禹貢職方舊迹不取三伏三見之說其他如冀之恒衛以恒由恒山得名滱水出靈邱縣北高氏山與渾源州恒山相連屬衛由惡池得名衛轉曰惡惡轉曰虖滱即恒虖乞即衛皆因渭說而附益之導河後附歷代徙流亦因渭之書刪繁就簡於雍之黑水欲以打冲河當之究不協入于海之文且漫無實証又渭不知今呼老黃河者爲宋之二股河而以爲二

股河行唐馬頰河故道斯盛亦曰二股河尋唐景福以前馬頰河之道也則又沿渭之誤不能糾正矣

今文尚書說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陸奎勳撰奎勳有陸堂易學已著錄是編皆訂補蔡沈書傳之闕失大抵推求於字句之間離合參半所解惟伏生二十八篇而古文則置之不言葢用吳澄書纂言之例未爲無見而所附古文尚書辨一二篇不引梅鷟閻若璩的然有証之語而又

變爲古文尙書半眞半僞之說自稱年將及艾於詩禮春秋撰成經說三十八卷夢見孔子心似別開一竅者凡於書之眞贋一覽自明云云其亦近於語怪矣

尙書通義十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方苿如撰苿如有周易通義已著錄是書亦仿周易通義之例以四書成語釋之如禹貢冀州至四海會同則曰所謂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也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米則曰所謂五十而貢可想

見矣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則曰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全書皆用此例可謂附會經義矣

尚書舉隅六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徐志遴撰志遴字掄英江西新城人雍正甲辰舉人其書刪節蔡傳而於蔡傳後每條各以已意附注一二語簡畧殊甚

書經劄記 無卷數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昺撰昺有周易抄已著錄是編爲其三經解之二取明陳第之說謂古文尚書非僞冠以古文

今文辨盡掃諸家考証而斷以大禹謨之精一危微咸有一德之主善克一數語訓非漢晉所能作蓋撫近時方苞之論此明知僞實之難誣又變而蹈空以求勝也

禹貢方域考一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湯奕瑞撰奕瑞號玉峯南豐人雍正中官福建鹽塲大使其書載禹貢本文而專疏其方域界址附江河入海記河源記數篇於後前有自序謂刪撮胡渭禹貢錐指而爲之故卷首自稱曰纂輯明

爲渭書之節本云

尚書約旨六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方達有易經圖說會通已著錄是書大畧墨守蔡傳依文訓義間有與蔡傳異者亦僅鑽研語氣未能考証其失故所著凡例亦自謂未脫講章舊局至於名物典故不甚詮釋則以別撰尚書通典畧故也

尚書通典畧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楊方達撰是書皆考辨尚書典故首卷力主梅

書之非僞至以馬融鄭元不見古文所見皆張霸僞書而頤命銑字又以爲說文本孔傳蕃猶毛奇齡之緒論其訓釋名物多據理斷制不由考證如河出崑崙信水經注五萬里之說而駁元以來探求河源之謬不知輿圖具在道里井然是爲泥古而不徵今允征篇中謂日食可以推算不應馳走不知自漢以前無預知日食之術是爲知今而不稽古蓋典制之學與義理之學南轅而北轍也久矣

禹貢約義無卷數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華玉淳撰玉淳字師道號澹園金匱人是編考證禹貢山水詳畧頗不畫一蓋隨時紀載未及成書之稿本也其論三江主鄭元蘇軾之說極爲有見論九江則以九江爲洞庭大抵與胡渭所見同不知九江自在潯陽古者江則名江河則名河未有以洞庭爲九江者應劭諸家不可廢且澧江已見於經而雲夢亦跨岳陽之界洞庭之說終屬未安玉淳蓋未深考耳

尚書質疑八卷 安徽巡撫採進本

國朝王心敬撰心敬有豐川易說已著錄是書用趙孟頫吳澄之說分今文古文爲二不爲無據惟是康誥等三篇據書語則在武王時受封據左傳則在成王時受封先儒皆疑不能明今徑升大誥之前紊亂舊第殊失謹嚴之義伏書顧命一篇孔氏古文分出康王之誥見史記周本紀馬融舊本亦見於經典釋文今以爲後人妄分於考證亦疎至於沿豐坊僞本之說改堯典爲帝典自謂根據大

學不知無以處孟子又以二典非虞史所作出夫子筆削曰若稽古帝堯出孔子增加尤爲臆說矣

書經參義六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篇以朱子命蔡沈作書傳甫越歲而朱子亡其間未是正者頗多如集註行夏之時及歲十一月十二月之屬昭如日星而蔡傳於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及泰誓之十有三年春武成惟一月之屬皆力著不改時不改月之辨是顯與朱子有異因作是

書正之訛經文錯互篇簡者二條錯分段落者五條錯混句讀者二條錯解文義者十二條定錯復錯者一條考蔡傳自南宋以來卽多異議原非一字不刊之典然兆錫所改大抵推求字句以意竄定未能確有考證也

尚書質疑二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國朝顧棟高撰棟高字震滄晚年始治春秋又自號左畬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薦舉經學賜國子監司業丁丑又

賜國子監祭酒銜所著春秋大事表最為精密其註詩亦有可觀惟此一編較他書為次乘其例不載經文亦不訓釋經義惟標舉疑義每條撰論一篇為數凡四十有一大抵多據理臆斷不甚考證本末如謂帝王巡狩必不能一歲而至四嶽因疑惟泰山為天子親至餘皆不至其地引泰山獨有明堂為證且稱華山恒山衡山久在晉楚境內若有明堂而為晉楚所毀列國宜何如問罪春秋宜何如大書特書夫春秋明例承告乃書二百四十年中

未有以毀某來告者也安得以春秋不書毀爲本無明堂之証晉不奉正朔春秋凡載晉事傳與經皆差兩月杜預以爲晉用夏正楚僭稱王號孰問其罪又安得以春秋無書毀明堂者爲本無明堂之証乎古文尚書晉時乃出棟高既確信危微精一數語斷其必眞案危微精一數語實荀子所載云出道經乃獨以兩階干羽一事爲劉歆竄入主名確鑿此出何典記也山海經本不足信蔡傳引其怪說以註禹貢自是一失棟高駁之是也至謂爲劉歆所僞作則禹本紀山海經之名先見於

史記大宛傳贊亦歆所竄入歟周代諸侯所以能知其名者賴春秋傳耳夏商年遠文畧靡得而徵乃謂夏商不封建同姓攷史記夏本紀曰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云云則夏代分封史有明証烏得遽斷其無如以不見於書而斷之則今文惟有齊呂伋魯伯禽晉文侯秦穆公古文惟有蔡仲耳周公封魯召公封燕且無明文矣他如論堯舜及禹非同

姓論商周改時改月論亂臣十人中有膠鬲論洪範不本河圖洛書論微子面縛而又左牽羊右把茅論周公未嘗居攝亦皆前人之舊論不足以言心得大抵棟高窮經之功春秋爲最而書則用力差少人各有所短長不必曲爲之諱也

書經提要十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徐鐸撰鐸有易經提要録已著録是書體例亦不録經文但標舉字句雜採諸家之說而以已意融貫之然大抵推求文義之學如王心敬以曰若

稽古一句為孔子所加至為無理而鐸曰其說可從殊乏考訂他如解大禹謨曰堯曰大哉堯之為君舜曰大舜有大焉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然則大禹謨之作在論語孟子後乎

尚書小疏一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沈彤撰彤字冠雲號果堂吳江人嘗預修三禮及一統志議敘九品官是編所解自堯典至禹貢僅數十則而往往失之好異如謂禹時交州本屬荆梁胡渭禹貢錐指以九州大畧不踰五嶺者非

是葢沿閻若璩潛邱劄記之說然潛邱劄記精核者多惟此條則過泥通典今姑以禹貢經文求之自五百里甸服至五百里荒服每面各二千五百里九州凡五千里自孔鄭諸儒無有異辭者也經稱荆及衡陽惟荆州通典稱衡陽郡去洛陽二千七百六十八里以南北兩面計之已逾於五千里至稱荆州之域兼有零陵江華桂陽連山諸郡又稱零陵去洛陽三千五十五里江華去洛陽三千五百八十里桂陽去洛陽三千五十七里連山去

洛陽三千五百八十九里則荆州南域已逾千里有奇恐經所云衡山之陽未必遼濶如此禹貢錐指謂騎田嶺北爲桂陽嶺南爲連山連山亦古南越地不當入荆域其駁正最爲允協必反其說已爲非是乃更謂荆州之域直統交趾則距洛陽凡七千二百二十五里較經文荒服里數三倍過之寧有是事乎至引後漢書爲証尤屬牽合考獻帝本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註引漢帝春秋曰時省幽并州以其郡國并於冀州省司隸校尉及

涼州以其郡國并爲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於是有兖豫青徐荆揚冀益雍據此則當時特復禹貢九州之名非謂漢之疆域即禹疆域又安得以後証前耶其他附會游移之說往往類此蓋形長於三禮而尙書非其所精又務欲求勝於胡渭故糾紛至是不足爲據也

心園書經知新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國朝郭兆奎撰兆奎平湖人是書成於乾隆乙亥兆奎年七十三矣大旨以蔡沈集傳爲本而時參已

見故曰知新如解堯典命羲和數節則謂後世日晷為定分至之要而舉南北極及歲周歲差之法皆以為不足信解禹貢則謂黑水非有二水因九江三江未盡入海上流泛濫溢出於西謂漢枝分於大別入江其正流為北江在彭蠡之北江枝分會於彭蠡其正流為中江在彭蠡之南他如涇屬渭汭條下皆周禮職方為後來雜湊之書於甘誓條下皆禮記會子問一篇率多不經於伊訓論三年之喪皆儀禮喪服之經及禮記為非說六律則

謂古無六呂及隔八相生其國語禘郊宗祖報左傳羿澆管蔡之事皆訾爲謬說大抵不信古經自以臆斷惟篤信梅賾古文故卷末附古今文辨謂秦焚民間詩書其博士所職漢初猶有全書又謂蔡邕書石經卽全古文蓋取毛奇齡古文尙書寃詞之說重爲申衍不知漢時古經果完何以立於學官者僅伏生所傳以及賈馬鄭諸大儒親見古文者其所傳述何以絕不涉伏生所傳之外也

尙書讀記一卷 編修周永年家藏本

國朝閻循觀撰循觀字懷庭號伊嵩昌樂人乾隆丙戌進士官吏部考功司額外主事是編爲濰縣韓夢周所刊凡七十六條循觀亦不信古文所解金縢我之弗辟爲弗辟攝政之嫌康誥首四十八字非錯簡及費誓伯禽征徐戎爲周公在時事並根據史記爲說蓋司馬氏受古文尚書於孔安國其所引証足爲根據也其他則多循文生義之說蓋本其讀書之時偶記簡端循觀沒後夢周錄爲此帙初非著成之書故所解止此耳

尙書私學四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國朝江昱撰昱字賓谷號松泉甘泉人貢生是書大旨謂古文尙書論政論學莫不廣大精深非聖人不能道故其說多據理以斷然亦有偶然標識無關大義者如謂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皆晉人危語之祖云云頗旁涉於經外又如稱刑金氣也苗爲暴虐淫過之刑殺戮無辜金氣極盛故惡臭薰蒸變而爲腥腥於五臭爲金云云亦研索過深也

尚書註解纂要六卷 湖北巡撫採進本

國朝吳蓮撰蓮字余嘉江都人是書融會蔡沈集傳之義每節之下先標指意而各隨文句銓釋之無所考正

尚書剩義四卷 湖南巡撫採進本

國朝黃爔撰爔有周易剩義已著錄是書分條疏解大旨爲制義而作與所註周易體例相同

附錄

別本尚書大傳三卷補遺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國朝孫之騄編之騄號晴川仁和人雍正中官慶元縣教諭伏生尚書大傳久無刻本外間傳寫殘帙訛缺顛倒殆不可讀元和惠棟號爲博洽修明堂大道錄時亦未見原本僅從他書輾轉援引故之騄蒐採補綴仍勒爲三卷其不註出典者殘缺之原文其注某書引者之騄所增入也殘章斷句頗賴以存近時宋本復出揚州已有雕板此本原可不存然之騄於舊帙未出之前鉤稽參考閱歲月而成是編其好古之勤亦不可沒故仍附存其目

焉

右書類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內十部無卷數附錄一部四卷皆附存目

案尙書文句古奧訓釋爲難故宋元以前注是經者差少歷年久遠傳本彌稀凡有遺編率皆採錄惟薛季宣之僞古王柏賀成大胡一中之改經特黜而存目一以杜好奇之漸一以杜變亂古經之漸也